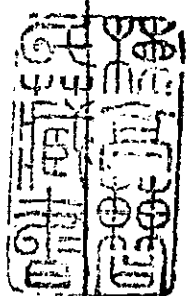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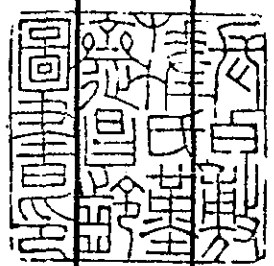


後村集卷之三十二

啟

賀湯司諫



孚號于廷名官以諫聖朝無闕事不待批於龍鱗天子有爭臣尤急聞於骨體識者相慶翕然同辭恭惟國朝參用唐制莫要於御史府莫清於供奉官誦岑參杜甫之詩日趨東省拜陽城仲舒之疏時守延英向非一代之名流曷副九重之妙選恭惟某官淵乎似道浩然至剛栖遲樂衡泌之間徵起遇風雲之會公每抗論幸明主可為忠言衆亦望風意山人不樂

名利援禮以杜家臣之僭奮筆以誅世卿之萌謂君  
然後有反坫塞門謂盜豈容竊大方寶玉鄭公所上  
百奏莫不切心陸生每著一篇必蒙稱善後宮敬憚  
於質肅貴璫歛避於淳夫乃冠伏蒲之清班以旌折  
檻之直氣有若仲山甫之補衮方嘉賴之欲如神明  
逸之拂衣胡可得已行陟大坡之峻徑躋兩地之尊  
某仄聽出綸不知折履幸有要津為吾輩之盟主敢  
以晚節累平生之故人獻徂徠聖德之詩尚能勉強  
作韓子諫臣之論無復激昂

江小坡

上同 諫恭惟某官達知仁勇之三者塞直剛大於兩間  
賢路窒則卷懷而歲世道清則覽輝而至奮筆誅陽  
虎之盜垂之冊書鑄鼎圖魍魎之形究其情狀謂祿  
不可去公室謂國不可有世卿謂授太阿於人者臣  
專謂擁虛器於上者主弱謂修槩分事任於嘉祐謂  
鼎浚並登庸於紹興謂士大夫詎宜作家臣謂聖天  
子當自為英辟鄭公所上百奏 下同

賀鄭侍御

渙號廣廷晉班橫榻古所謂法家拂士莫如爭臣今  
不置大夫中丞遂長御史贊書初下輿論交歸夷攷

昔賢有居是職我冠叱李篆府伏下皆驚草奏効博  
陸侯廷中咸肅父矣二公之不作去之千載而若存  
恭惟某官有孟氏養氣之剛有曾子守約之勇不繇  
一介之助自結九重之知屬者國有世卿朝多私黨  
士登光範但知章蔡之恩公立上坡首抗鄒陳之疏  
曰厚俗以教慈孝曰命相以杜覬覦然後君臣之分  
嚴然後父子之倫叙然後九鼎之勢重然後太阿之  
柄還饜鮑魚於其腐之餘在諸人易縛猛虎於咆哮  
之際為執事難茲拜雜端以旌忠直必有以銷彌異  
時反覆之患必有以堅凝前日挽回之功既三院之

徧更風稜尤峻由中司而大用典故則然益進昌言  
永扶熙運某屬叨乘傳輦聽置郵在古靈藁中幸旦  
陪於未至拜延英門外獨阻賀於太平

賀謝殿院

出綉楓宸提綱栢府古者國有拂士莫如諫爭之臣  
故事臺無長官尤重雜端之任贊書初下輿望翕歸  
自昔明目達聰之朝必用犯顏敢諫之士有希文永  
叔實開天聖慶曆之太平無元城了翁誰為元祐建  
中之命脉偉矣執事今日之拜凜然群公先正之風  
恭惟某官養孟氏之至剛聞曾子之大勇頃峨豸角

親將虎鬚舉扇障元規之塵安能挽我裂麻沮延齡  
相不亦壯哉自拂袖觝稜之邊徑誅茅廬峰之下屬  
者負宸収倒持之柄臨朝思曲突之言趣歸邇英俄  
擢補闕論蔡新州於題車蓋亭之後孰不力攻彈王  
金陵於入政事堂之初尤其先見丹心不改素論愈  
堅貴璫咸憚於淳夫掖庭知有於質肅皆謂霜稜之  
勁宜居風憲之雄觀三院之壁題姓名可考由中司  
而揀任典故則然益進昌言永扶皇極某屬叨秉傳  
聳聽置郵在古靈藁中何幸獲陪於下客賀延英門  
外自嗟不及於武人

謝閣學王侍郎薦自代遂

寶度優賢姑慰國人之望公車引類誤蒙閣老之知  
所愧衰年曷堪盛舉自唐虞之命元凱至漢魏之冊  
公卿伯益作朕虞乃欵讓于朱虎萃欵拜大尉亦乞  
授於管寧共惟本朝薦代之規尚存古人相遜之意  
况公之褒貶嚴甚而士之軒輊繫焉如其芳猶菲菲  
髮已種種向來言語類楚接輿之狂老去形骸有哀  
駘駝之惡逢人莫不掩鼻通國無與立談避謗深藏  
貪榮浪出念正始世嘗聞中朝之金聲數元祐人僅  
見南都之鐵壁運之隆替有公等在意所予奪而天

下從何取於兩端空空之夫欲進之九官濟濟之列  
豈憎媼媚寧予麤踈茲蓋伏遇某官性學窮乎天淵  
直聲動乎窮壤坐虎皮闔新義士所樂聞執牛耳主  
齊盟孰敢不聽亦猶歐稱子美坡獎介夫求全實難  
取節亦可某年侵耳順事與心違回首故棲未免負  
鍾山移文之媿乞骸早退庶不為古靈薦藁之羞

受告謝程中書

公許

濫長鳩工適當鴻筆寓河洛圖書之直臬事有光揆  
卿雲黼黻之文綸言甚寵曾謂至愚之質併加溢美  
之褒歷觀西掖之雄辭無出東坡之巨擘袞鉞一語

風雷四方凡五采之彰施蓋萬口之傳誦侯利建由  
江左憲臣而進擢范子奇以將作大匠而召還非兩  
制如金石之不刊則二人與草木而俱腐厥今漢詔  
復出蜀珍如某者久息影而深藏忽強顏而浪出孔  
戮負二宜去奚待人言松康有七不堪懼嬰世患至  
若躡升華序驟昇隆名身縻壯駕駒轡之間敕經鳳  
閣鸞臺而下念其江湖流落之久飾以雲漢昭回之  
光昔靈均自言有衆女之余嫉虞翻遺恨無一人之  
已知詎意孤生親逢殊獎良由筆端之予奪當不待  
身後而議論公驅馳頓覺於光華舞蹈不知其嗚咽

茲蓋伏遇某官國之龜王學者斗山文辭獨行于朝  
廷言議可著之廊廟盛德大業為歌頌其誰宜贖馥  
殘膏被沾丐者多矣綠綈初下皓首尤榮然某親年  
愈高官情亦薄上書而乞骸骨庶幾得竭力於旨甘  
函詔以示子孫焉敢委大惠於草莽

謝王侍郎舉自代並

登賢禁橐有大勲勞引類公車不遺故舊吹噓所及  
晚暮奚堪歷觀昔賢有處高位雖得輿而無愧猶推  
轂而不休或評陸遜之才名宜為己代或表錢徽之  
年輩謂在臣前遐哉遺風盛矣茲舉伏念某入山林

而不密迫鍾漏而猶存好事傳訛記三五少年之作  
傍觀責備笑六十老翁所為不能埋輪而立聲名蓋  
嘗上疏而乞骸骨惟論交之再世况受業之同門聽  
輔嗣之金聲親陪塵尾得右軍之繭紙常珪篋中車  
笠之勢久分膠膝之情不改屬者寵嘉勞舊登陟論  
思運流馬以餉邊扈屬車而上雍仰盛世夔龍之遜  
必允僉諧先平生管鮑之交懼非確論茲蓋伏遇某  
官提老師之文印傳名父之心燈謂人物眇然溪起  
乏材之嘆憫朋友缺矣首歌伐木之章既信復疑以  
榮為愧某摧頽暮齒感慨盛心尼父夷吾豈果不如



於農馬退之東野願為相逐之雲龍

回賈制置

驅馳遠使予環猥被於上恩獻納近臣推轂端由於  
餘論愧謝函之未貢辱慶問之俯臨伏念其誤隨弓  
旌起駕軺傳未免低徊以就飲啄詎能奮發而立聲  
名無復着鞭甘避諸君子之三舍但思全壁下從先  
大夫於九原子職有虧使事無補屢叩閣而引去忽  
馳驛而喚歸葵藿傾陽戀闕之心固切桑榆垂暮循  
陔之日幾何雖九重惟行之令已盼然一介不移之  
愚難改只俟黃符之下即遂斑衣之還凡此僥踰出

於吹送茲蓋恭遇某官奮孤忠敵王愾出隻手扶天  
傾舍人詩篇雜杜陵老而無辨太傅議論多漢朝儒  
所未言有赫赫之功名尚惓惓於人物乃如醜質亦  
拜好辭某盥手剝封滿懷惟感江雲日暮何由陪太  
白而論文浯石天齊尚歆繼次山而作頌

荅韓徽州

共理惟二千石稔聞謠頌之聲一封奏九重天聊舉  
激揚之職愧納交之甚借辱執禮之過謙恭惟某官  
玉雪雙清墳簾迭奏尋昌黎之墜緒發為文章治文  
公之故鄉興其仁遜一洗期會薄書之俗挽回禮樂

教化之風誦絃月異而日新襦袴昔無而今有寧減  
大倉紅腐之粟以活旱歲赤窮之民作牧者多如侯  
有幾輿人誦子產其誰嗣之朝廷知弱翁且大用矣  
某早識大馮之半面晚交小陸之下風雖結束於行  
裝敢蔽蒙於嘉績公真所謂循吏蓋博采於僉言僕  
雖不及古人安敢當於私謝

荅池州魏通判

疏渥佐麾涓剛滌籀屬時天塹大為固圉之防爰屈  
時髦小試康沂之績先聲攸暨群聽已孚伏惟某官  
妙質天成雋名日起先文靖如山澤之有龍虎偉矣

傑魁賢公子譬戶庭之生芝蘭居然秀美早繇內幕  
晉列中朝鷓行方快於九遷驥足乃煩於再展人疑  
支壘不足題仲舉之輿上念故家將親訪魏公之笏  
會盼迅召寧久平分某自笑滯留尚叨寅協向來樞  
府蓋嘗屢拜於北平歲晚即君儻許重窺於東閣

賜第謝丞相

對玉座而乞身未容還里賜金丹而換骨仍使登瀛  
雖奎畫之明揚寔化鈞之密啟寵光百倍辭受兩難  
竊以稀濶之舉惟其人遇合之際繫乎命名相如陳  
正獻僅除元履之官前輩謂史太師不了放翁之事



魏則終身而長往陸方賜第而左遷未有既齒名於  
皇朝俊造之科復著籍於上帝圖書之府是為異數  
當屬竒才如某者學久精專性多遺忘河陽耕牧莫  
能成周南太史之書汾曲田廬但欲卒銅川府君之  
業其進非由秀孝茂異之選所望不過國舍虞比之  
遷辰獻瞽言午放細札茲所謂太朝之曠典舉而萃  
孤士之一身黃牒懷歸絕勝桂生於墳上青編老去  
恍驚藜照於閣中舊無平佛之姓名新有群仙之指  
點衆羨致身於清望獨知回首於欽翹昔在端平早  
陪末至豈必立定夫於莫雪居常坐公談於春風前

以宗伯侍邇英已辱纂修之薦後乎秀巖開史局未  
酬推挽之言及甄陶歸掌握之中果位置越拘攣之  
表何異加冠巾於澄觀施朱粉於無益筆研久荒忽  
忝場屋遺才之舉布韋相語將有渠觀無人之譏茲  
蓋伏遇某官開誠心如武侯持衆美如房相謂取士  
之規模宜廣謂有司之尺度太拘育英材在大臣所  
以儲國家之用以科第與風漢得無貽門館之羞况  
荒淺未能誦祈招之詩而辨博不足奉帝丘之問恐  
干清議徒竊隱憂某取數過多受恩罔極向春風夸  
得意非復看花走馬之時以紀傳易編年徒有絕筆

後村集卷之三十一  
獲麟之感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鄭少師

謝王座而乞身未容還里下並同 丞相至昔在端平早陪末

至非止稱盛憲之名於九牧抑且誦杜甫之句於百

僚方吐哺下白屋之時所傳已廣及辟穀從赤松之

後此念未忘生成甚琢菹之勤位置越拘攣之表亦下

同丞相至蓋伏遇某官好善最優譽髦無斁謂取士之規

模宜廣丞相並同

謝趙知院

露疏乞身願補南陔之章句奎文錫第俾司東壁之

圖書內竊殊榮外包厚愧歷觀人物會通之際因歎

書生遇合之難皇祐諸老力挽聖俞竟止京朝之授

隆興二樞合薦務觀亦惟掾屬之遷未有既齒名於

慈恩塔之題復置籍於群玉山之頂是為異數當屬

奇材如某者學久精專性多遺忘下並同 丞相至眾羨致身

於清望獨知稽首於欽翹每造膝謙延英政事之餘

必極口誦子虛游獵之作奚異加冠巾於澄觀施朱粉

於無益筆研火荒忽忝場屋遺才之舉布韋相語將

有渠觀無人之譏茲蓋伏遇某官開誠而布公推賢

而揚善謂取士之規模宜廣謂有司之尺度太拘育

英材在大臣所以儲國家之用以科第與風漢得無

貽廊廟之羞餘並同丞相

謝陳大參

露章之身願補南陔之章句下與知衆羨致身於館

殿獨知稽首於門闌念昔先君論交諸老及細攷彈

陰之友誰堪托身後之孤方槃澗翁居北山嘗列執

經之弟子今中書君開東閣未忘受業之陳人每造

膝議廷英政事之餘院下與知以科第與風漢得無貽

甄冶之羞餘與前同

賀鄭丞相

制麻播告揆席登崇太傅曰三公特寵初潛之舊人

主論一相盡收旁落之權政出廟堂慶流宗祐嘗慨

君臣之際莫難心德之同或親事法宮莫望其末光

或仰視殿雷不荅於一語風雲之會不契巖石之瞻

寢輕所以季然問仲由冉求謂具臣矣必若孟子論

伊尹管仲先受學焉恭惟某官手挾龍飛力扶鼇斷

初元一變粹然用涑水之規摹歲晚重來見者異路

公之年貌上歆託國者屢矣公輒乞身而避之徜徉

孤山夢寐一壑屬甘泉之烽踵至而延英之議皆馳

臨朝不怡當饋太息孰德望隆重能折遼夏之驕孰

心事和平可壹洛蜀之黨艱矣政事堂之任屹然靈  
光殿之存謝傳未起之謂何甘盤欲遜而不可必有  
以易置懷局幹回危機扶天下之綱紀文章繫中國  
之衣冠禮樂問朝問左右咸無異言惟天惟祖宗克  
享一德方將開紫蓋之運然後從赤松之遊某進觸  
悔尤退安羨命每佩臨別承君之訓不通平生元城  
之書然猶聽避新麾超加美職託孤危于大化勉忠孝  
於暮年昔誦很跋之詩常願歸於公旦今被羊裘而  
釣安敢累於君房

二府

播告辨朝登崇碩輪輔上於二三執政將託國家公以  
第一流人同升廊廟士心咸附民聽具孚竊謂自昔  
無不和之大臣矧今有難平之幾事傳巖之羨阿衡  
之曷古訓具存慶曆之車元祐之舟先賢深戒聖矣  
九重之獨斷赫然二府之一新恭惟某官負宇宙之  
名凜霜日之節其言議可以暴之當世其忠實可以  
對越上蒼朝家關係以重輕海內想望其出處天留  
之以殿諸老帝待之尤異群公屬者邊遽繹騷廟謨  
柝鑿方將彊本收千里折衝制難之功是必改圖自  
一堂聚精會神而始決於夢卜付以機衡必調膠絃

後村集 卷三十一  
必鑒覆轍必開景運以彌厄數必實元氣以禦外邪  
毋使淮南論漢廷公卿如發蒙耳矣將見魏人謂江  
東將相豈下人者哉遂踐台司永扶皇極某頃繇庸  
品驟齒名流叔厚排秦丞相之深歎聲其罪子開坐  
蔡新州而去乃被此名孤聖主之睽知辱明公之汲  
引然猶聽辭熊軾進直義圖垂魚擁笏以娛親殺馬  
毀車而佚老非管仲將左袵被髮舉世所憂使悞輩  
得長衣清談繫誰之賜

除祕撰閩憲謝丞相

白髮奉親安於縣隱皇華遣使榮甚繡行向非大臣  
之育材誰念小人之有母強顏承乏稽首歸恩伏念  
某屬者重來出於屢薦由任子錫科第若隆興寵務  
觀之時不旬月掌贊書用元祐待坡翁之事僕無他  
謬巧以速化公有大力量以曲成由方舉國勇於吉凶  
而當宁聽其謝事詞臣援綦叔厚請暴揚老檜之姦  
言者疑曾子開無忿嫉新州之意孤明主殊常之遇  
累師臣平昔之知一自退藏數為啟擬靈均吉國至  
煩上帝之下招禹錫得州雖強大人而俱往遂進隆  
名於中祕就陳臬事於外臺庭闈喜而加餐鄉井詫  
其創見叱馱為忠臣回車為孝子慨兩全之實難按

事者刺史飲酒者故人要並行而不恃服勞伊始辱  
命是憂茲蓋伏遇某官赤烏之歸方新緇衣之好逾  
薦溫公除吏莫榮子駿京東之行文正憐才不奪大  
年陽翟之志恩侔郊翼報蔑毫釐某敢不采問風謚  
平反幽枉諭指蜀道素鄙相如之誇回首渭濱不無  
杜老之戀

謝三府

既還親舍綵戲甚歡就建臬臺繡行尤寵初服勞於  
原隰首叙感於欽翹伏念某拔起諸生遭逢明主賜  
梅聖俞王平甫以科第號為異恩擢王嘉叟韓無咎

於掖垣出於獨斷每因宴見必竭愚忠及頑鬼質之  
除書屢獻瞽言而駭議衆女謚詠孰知賤妾之心天  
王聖明卒赦累臣之罪親年逾耄宦意漸闌辭予環  
恐有後至之誅叨剖符又無俱往之理敢圖廊廟察  
王陽畏九折之塗不出里閭俾相如馳四乘之傳吏  
民除道賓客滿門足展丈夫之雄可謂書生之遇方  
將教萬世為人子者豈曰使四方無僕輩乎茲蓋伏  
遇某官懷仁義以敬王躬勞謙而下士興念萍蓬之  
跡方為菽水之謀迺命孺文按事而稱刺史庶令夢  
得有辭以白大人雖竊便安未知報効某敢不恃詢



粵俗恪布漢條露綬而歸會稽陋買臣之得志攬轡  
而清冀部希孟博之餘風

謝侍從給舍

絲服承顏便於晨省纈衣將指華以晝行繫遠士之  
超踰繇近臣之吹送伏念某頃趨嚴召誤簡聖衷稱  
獎形於堯言選擢出於羲畫謂德裕少而力學不試  
有司謂仲舒文有古風最宜為誥偶逢明主之前席  
敢着時賢之光鞭每侍華光昇陳芹曝但求事濟奚  
必人知据李大臨宋敏求所見而爭上為反汗被曾  
子開彭器資之名而去誰與辨誣亦既退藏數蒙記

憶雖身有驅馳之志然親臨喜懼之年尚察至情就  
膺隆委終南別墅免違种母之訓言長樂安輿遂用  
蔡公之故事自謀不過如此何德可以堪之茲蓋伏  
遇某官筆橐之班已穹車笠之情未改念王陽畏九  
折阪出於真誠使相如乘駟馬車極其尊寵榮親則  
可稱職實難某敢不圖報恩私益肩忠孝咨諏而獲  
五善躬原隰之微勞平反所活幾人奉庭闈之一笑  
除秘書監謝丞相

餘哀未釋遂空萱草之堂新渥驟加俾長芸香之閣  
身獨先諸人而起廢衆皆云元老之憐才伏念某忝

乾道之故家陪端乎之髦士百僚之上荷夫人於甫  
甚真四海之人謂相國知愈之至然而動多跋扈九  
幾招麾去來不翅雙鳧乘鴈之微晚暮乃逢一馬二  
童之入放翁賜第蓋舊學問燕之言嘉叟掌綸尤先  
朝稀濶之典雖明揚於春章實密啟於細旃方置身  
漂搖而未安類有物驅逐而使去及夫再調鼎鉉重  
遣弓旌子欲養親不留誦斯言而永慨臣雖老卿尚  
少嗟此念之久灰敢圖英衮之精明俯記祥琴之歲  
月黃紙猶濕青氊復還謂瀛洲學士之登昔以為於  
佳話如鏡湖狂客之去豈宜見於盛時力推挽於陳人

使追隨於群彥茲蓋伏遇某官陽休而山立春育而  
海涵給札而來廣館閣儲才之意乘槎者衆洗渠觀  
無人之譏雖已為丘壑之謀尚喚起釣天之夢而某  
目眇頭白心在力疲外竊殊榮中包厚愧映藜而校  
天祿碩博洽之有慙戴花而老洛陽或風流之可繼

諸府

陟此餘悲未能出戶登瀛高選趣使起家斷無他謬  
巧干澤之謀得非大造化嗑枯之力伏念某空踈一  
介迂濶半生經寶紿排根擯斥之餘光陰已晚處端  
嘉離合向背之際心跡甚明偶為前度莢花而來不

後村集 卷之三  
嘗三宿桑下而去晚自遠方而賜對忽叨明主之異  
知驟竊人間清望之官若待天下名勝之士群僊指  
點將竦身碧落之邊五鬼揶揄又失脚青雲之上去  
國再閏居廬三年頒召節則苦陳令伯之情訪史事  
則莫奉倚相之對甫更素鞵已畀青氍蓼莪罔極之  
哀久而逾切蒲柳先零之質憊矣不任蓋嘗力辭竟  
未報河嶽然群廷表以美難前誠有虞賀諸賢翰墨  
傳於簡冊近世若楊陸二老文字繁如日星今乃登  
醜石於圭瓚之叢奏破釜於笙鏞之列恐士竊笑為  
時起羞茲蓋伏遇某官以翁受為廟謨以樂育為已  
責招延者衆既並啟於欽翹拔取其尤俾朋來於渠  
觀自憐遲暮亦際休明而某記誦都忘精華已竭上  
思纂史愧未能一措詞其間僕既細書安敢犯三及  
門之戒

臺諫

取數浸多以大蓬而入館秉心不固類小草之出山  
垂老彈冠由公推轂伏念某爵羅舊族蟲篆輒生方  
寶紹間蓋三仕而三黜及端嘉際復一招而一麾了  
無宿桑下之心不記夢蕉中之事晚叨天獎親洒奎  
文起徒步而近紅雲一朵之邊遭逢之幸如此不旋

踵而墮青溪千仞之底乘除之理則然迨予環而復  
招迫扇枕而不至旋罹艱棘尚辱訪咨祈招不知倚  
相豈為良史祥琴雖御子夏猶有餘哀况帝所之本  
天比僊家之蓬島領袖之選縉紳所榮賀季真一代  
風流擅名於天寶陸放翁四朝耆舊特起於慶元既  
慙前修之典刑徒累先達之汲引茲蓋伏遇某官嫉  
惡之辭嚴甚噓枯之意盎然國有訐謨遠敵必昌言  
於諫紙士或寸長片善常密啟於細旃力援滯蹤俾  
塵華選某冥行不止孤立易搯恃霜威以自安庶晚  
節之可保南史執簡愧無直筆之遺風西洛戴花竊  
慕耆英之高致

復右文撰提舉明道宮謝丞相

貴權交口謙汝瑕疵君相包荒復其玷缺捧黃書而  
驚悸攬雪涕之滂沱伏念某頃逐弓旌輒陳蟲筮士  
或攻上躬以為直竊懷食芹之小忠衆皆詆舊傳以  
立名獨感翳桑之一飯固非委曲遷就以求合庶幾  
從容諷議而挽回及群喙之紛紜懼奉心之迷繆間  
因論建稍自激昂謂乳臭小子為法從羞謂墨勅斜  
封非盛世事謂杜祁公號稱賢相惟不久於中書謂  
李公擇可為版曹何必拘於能吏以至直前之密奏

力陳覆出之隱憂寧焚藁而畏人知欲還笏而致居  
事召歸於善類散群之後固莫噬臍逐去於元老士  
恙之時曷嘗濡尾夫何薄命屢有嘖言既奉身而歸  
猶吠聲未已堯夫深藏元祐役法之議付之忘言了  
翁虛作四明改過之書誰其知我賴元宰念欽翹之  
舊察累臣遭謠詠之誣由其孤立壹意而行素無黨  
援較之西來三變之類似有等差擊禡尚新疆還其  
速茲蓋伏遇某官東山公之華緒紫巖相之後身以  
孤忠結聖主之知舉而託國以一謙得天下之士鮮  
不及門乃如瘡殘亦借光寵某顛耗霜皜榮念冰澌  
筆硯俱焚無復有藏山之史筆鋤稍倦猶能為擊壤之歌

賀董丞相

播告辭朝登崇真幸歆王如我非道不陳于前夢帝  
齊余爰立而致諸右福流宗祏喜溢堪輿嘗合炎紹  
諸公而觀莫如趙張二公之懿良由沿闕洛而溯洙  
泗績先儒絕學之傳故能振赫濯而懲荆舒開  
之業萬古有光于史冊百年復見于矩堂恭唯  
某官蘊兩朝開濟之心兼四代禮樂之事曾出于江  
都相素漸三策之淵源生後于武夷翁實受四書之  
付託所謂識其大者詎肯斷而小之臨邊踞文武威

風之臣在廷為魁為骨鯁之老與三多俱去灶婢亦  
驚以一馬重來都人太息遂升廊廟歷秉鈞樞敵無  
佛里飲江之謀國有猛虎在山之勢屬者膠柱改調  
金甌密覆孰克享天心孰能熙帝載孰尊王賤霸發  
明春秋一統之言孰修身齊家踐履大學九經之序  
或朵頤以  
上注意而出白麻垂紳之流舉笏  
以賀元開泰交以聚人材之渙散元建皇極以平國  
論之鄙偏元正朝廷以及百官元合官府而為一體  
昔思軻生未造不為明君所知房魏開太平具奉明  
主之問仰惟今天子之聖輔以太宗師之賢如公遭

逢亘古稀潤某五窮不去百毀所歸上書而雪孝童  
昔有北海納官而贖太白今無汾陽闡英袞之專朝  
與老黑而擊壤乞點則以成後史事有不然刻金石  
而頌中興老犹堪勉所為忻忭莫罄揄揚

賀程樞參

漢號九天升賢兩地出于獨斷甫進幹于斗樞曾不  
淹辰遂參調于台鼎寵數之異古今所無歷觀列聖  
之弼匡皆選一時之人望慶歷拜希文彥國嘗課以  
事功熙寧推闡道子方蓋取諸諫爭偉明公之大用  
與諸老以同符恭唯某官材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



亦遠山立玉色未易麾之去而招之來矢直水清尚  
且不已而 不止徧居言責獨結膚知彼甘為貴  
臣一介于公不負天子之耳目露章昭雪欲還攀殿  
檻之人霜簡指陳多及端樞門之客論思以後封駁  
尤衆假月之謀雖深回天之功愈勁帝問諸在朝在  
野 賢族有臣同德同心舉而託國以臺萊立  
基心喜以觀 文門為羞以近習之 為內憂以  
謀報之幹護為外懼表衣見干勢共忻勉館之開黃  
亦似六經之行對頭廳之拜某晚而浪出竟以 歸

筆生實坐言語之踈取疑於絳灌時賢逆探心術之  
隱見比於荆舒茲逢碩輔之登庸儻出餘齡於廢錮  
濃墨大字愧無頌聖德之詩蒼眉皓髯羞作問大鈞  
之賦

賀蔡樞密

明揚時望超秉事樞天生五材古無去兵之理國重  
九鼎今有折衝之臣簾陛益尊縉紳相慶自昔大儒  
之後率多名世之英然韋齋之有文公纔登法從榮  
陽之傳太史僅止庶僚孰如慶元之聘君薦生寶祐  
之賢佐恭惟某官達知仁勇之三德塞直剛大於兩

間先師傳人前惟西山之一老象賢繼世後有存齋之二難其遺佚阨窮卒不少施故磅礴鬱積鍾為餘慶公之所立世所共知論戚宦則劉向周堪為師儒則陽城韓愈鳴鼓攻大京兆翩然出閤舉幡送小司成至於空學帝馳急驛而召士喜文軒之來造膝一格君心之非苦口規朝政之闕諫書每出紙價輒高冠于曳履之班託以主鬯之子蘓氏謂士有密友與通心腹之謀孟子歎王無親臣孰任股肱之寄陪廊謨之密勿占相業之權輿舜韶以一夔而諧漢儲以四皓而建節將以度而輿疾歛手勛貴以綰而撤樂減騶彼有人未可圖天塹奚施於馬箠儒無敵安得削舊疆行返於龜陰某迫懸車之年負盈篋之謗江淹筆丘遲錦溪悔昨非黔婁衾太丘中豫為終制觀風雲之際會感歲月之蹉跎一返田廬久疏記室辟纁織屨已為於陵仲子之歸右衽魏冠要亦江左夷吾之賜

後村集卷之三十二

後村集卷之三十三

啟

除明道祠謝丞相

斷斷不可既遜于荒皇皇何之復歸于毫醜矣暴揚  
 之惡仁哉啟擬之言伏念某曩叨詞臣謬掌書命間  
 嘗斷臂不草屢封還而力爭向使運筆如飛必根著  
 而勿去迨繫微而後至復三黜而徑歸以暮齡垂盡  
 之身受浮議無窮之責謂大年厚蔡相敢不披襟而  
 當誣子開黨新州似匪平心之論况專攻滄洲過闕  
 之疏不參考四明改過之書始由入宮而生事待蓋

棺而定敢意公初當國僕首起家或奉白簡以聞請  
誅無赦誰曰緇衣之敝改造如初自笑衰陳飽諸閑  
散凡九祝帝堯之壽亦三典老僊之祠已迫崦嵫尚  
勞塊北茲蓋伏遇某官持至公以詔黜陟建大中以  
平黨偏謂古者之待老更有祝鯁祝饘之禮念孤生  
之絕庖廩推繼粟繼肉之恩苟貪飲啄之便私寧免  
鈍頑而鮮恥某身謀已決官薄宜休陪平津閣之游  
既無路矣可神武門之奏終有望焉

謝二府

時賢嫉惡暴逐客之宿愆明主憐才賜散人之舊號  
省循顏厚啟擬恩深伏念某隆乾故家海嶠孤士蚤  
從前輩頗徧參於諸方晚畏後生常謹避於三舍既  
掃空言語文字之習且蛻離是非爭奪之場率丁壯  
以聽里胥亭長之指呼執民禮以奉太守長官之條  
教雖漢廷之論不可光祿勲然畏壘之民竊賢庚桑  
子一叨起廢復有攻瑕謂郡國切齒伯高謂公卿反  
目轅固但見覆除書之速罔知沔諫紙之由人亦有  
言汝何無罪果如白簡難追纍臣之誅猶着黃冠俾  
祝聖人之壽非賢弼和益梅之味則鯁生踏壘粉之  
危茲蓋伏遇某官暮晝當於帝心予奪付之公議已

處臯夔之任未忘管鮑之交陪瀛州學士之登恍周  
旋於曩日念絳縣老人之辱稍存問於高年久矣絕  
糧忽焉繼廩某官情已謝官簿可稽杜甫不忘君之  
忠寧無頽戀蚺鼉致為臣而去終賴開陳

賀抑齋元樞休致

拜疏不休出綸報可眷懷濃甚方將賜几杖而朝高  
興浩然必欲掛衣冠而去居然為萬代之瞻仰何止  
聳一時之見聞竊以明哲保身首播風人之詠耆老  
不謝難逃史筆之譏在下者姑為替力既愆之言在  
上者曲示禮貌未衰之意或飯斗米而被甲上馬或

含兩齒而伏鉞秉旄或晚從貞觀渡遠之行或老受  
永平臨雍之拜或病留銅柱或卧載輜車子房赤松  
之遊靡諧謝傳東山之志不遂如公此舉曠古所無  
恭惟某官受四書於紫陽傳一編於黃石武侯定亂  
南人敢復反哉范老行邊西賊嘗寒心矣太勲藏於  
盟府一德格于皇天平挹魁柄而不屑為就加畫繡  
而莫能強物外之高入勝士羨洪崖之拍肩邊頭之  
驕將武夫為汾陽而屈膝主宗雷之淨社携劉白於  
午橋身逸一丘眉攢萬國烟霞之痼滋甚雲漢之章  
莫留辭使相脫孟勞晚節何慙於前輩拜太師扶靈

壽平生深鄙於若人以脫粟易堂厨以深衣代公衮  
山無怨驚之猿鶴家有停峙之鵠鸞南極老人之星  
端門重現西洛耆英之會畫史競傳汗簡有光眉壽  
無害其抽身雖久絡首猶存包若捷之深羞恨還笏  
之不勇奉表神武門之下亦欲効顰望氣函谷關之  
西廢幾聞道所為爵躍聊寓蚓鳴

回洪提刑

綸出九重繡行七聚當霄漢立竦然瞻雙節之來歸  
田園居耄矣喜一枝之託迺馳惡札以候皇華恭惟  
某官蹈君子之中通天下之志游更事任同進者視

為耆舊之人猶有典刑不識者知為忠文之子了無  
附麗自致顯融植立視前一輩而有光建明多諸老  
生之未發入則在端人之日出亦展丈夫之雄持國  
不屑儒科然齊名於伯氏了翁雖為宰士靡求合於  
相君補外之時常多居中之日絕少尚且抗章歸節  
舉扇障塵謂范吕解仇酷匪先公之志况聃非同傳  
寧迹後世之譏挽之不留壯哉此舉以周易臬繇湘  
入閩不設鉤距而情為知未嘗鷲搏而雄狡服蓋得  
之獨立過庭之際固異乎奮髯抵几之為皇遣使臣  
雖曰遠民之吐氣國無君子豈勝善類之寒心旒眷



修補集 卷之三  
方濃鋒追不遠其別踰一紀老厭百罹豈有文章積  
困謗傷之久本無名節矧遭描畫之餘不圖攬轡之  
之名卿尚記節中之病叟有時清夢傍謫仙落月之  
邊何幸殘年在子駭福星之下所為爵躍聊寓蚓鳴  
賀賈丞相

鹿磯凱奏鷓鴣閣袞歸古志有之平戎受上卿之禮玉  
音喜甚卻虜皆右相之功妖祲一空皇圖再造竊以  
國於天地江限北南若去秋偷渡之狡謀乃亘古亂  
華之巨變昔我恃方城漢水可據險而威之今彼越  
夏口武昌將順流而下矣向非武侯羽扇麾軍而至

寧免辛有被髮為戎之憂捷書之來魁柄焉往恭惟  
某官孚赤城之間氣傳黃石之一編江淮晏清繫誰  
力也荆蜀危急行或使之彼欵因而逞柱郵之讒此  
已慨然沂瞿唐之險既奠井絡甫還渚宮鳴於地舞  
於樓忽屬城之告警屨及堂劍及寢先群帥而啟行  
相且躬臨士皆死戰鄂雖全璧虜復攻瑕耕內地為  
度夏之謀踐數州如無人之境王命召虎于方國以  
于宣天生李晟為社稷非為朕盡下褒樊之甲親當  
興壽之鋒或執訊獲醜而來或剖腹輿尸而去成先  
太師經濟之初志慰今天子夢卜之渴心萊公殫撻

賢於澶淵力扶景德魏國走劉麟於淮右光輔紹興  
必能祈天命於億萬年必以收人心為第一義必扶  
持公議必號召端人繡裳斑衣遂迎親而就養命圭  
相印恨無官之可酬某少參諸老之見聞晚因後生  
之描畫三鍾絕支離之粟隻字無子公之書上方聽  
於相君公頗哀於老子篤累世通家之舊拔二雛選  
調之中恩斯勤斯至矣盡矣念已侵於鍾漏非自外  
於陶鎔曩求挂神武之冠見嗔時宰今喜秉中書之  
筆不屬它人懷切由衷庶幾從歆

除寶學知建寧謝丞相

重金甚寵奚補明時全璧而歸有光晚節疏遠別無  
於奧援始終盡出於元台銜此殊知滂然感涕竊以  
大年遇景德之主返陽翟之居坡公當元祐之朝辭  
禁林而出觀諸老先生之勇退雖聖君賢相而莫留  
如某者本乞挂冠適逢歸衮起牛背而升法從鳴蚓  
竅而為詞臣上諭指侯王猥俾視相如之詔草公告  
成江漢渠能作吉甫之頌詩問其官則取數過多使  
之年則踰七望八居每憂於濡尾去何待於淋頭玉  
音既諒其至情金口重為之密啟惟良共理非龔黃  
循吏之倫乃賡載歌真稷卨輩人之語傾都騰寫擁

路聚觀昔畫史圖踈大夫之歸文公序揚少尹之去  
久無繼者榮又過之茲蓋伏遇某官再造皇家博開  
翹館仰卧龍之望重翁若攀鱗老馬之力疲解其絡  
首委曲不違於物性甄陶倍費於化工某敢不敬白  
松楸誇傳桑梓免漏晝夜行之謗迹筆誅晚謬之評  
思等所天巧為之地華子岡輞川口幸可安老夫之  
身終南山清渭濱尚有懷大臣之意寸丹所蘊副墨  
未周

謝三府

露奏引年光陰無幾奎文復老寵數有加通西清學  
士之班需南國諸侯之次靖言超躡端自開陳伏念  
某忝乾道之故家際端平之親政徑由卑冗寢歷高  
華愧匪先賢誤承明之三入偶然後死恍靈光之獨  
存景運接陳橋之庚申殘年踰絳縣之甲子顧雖久  
廢亦辱旁招入陪細旃出扈法駕書行惟謹了無前  
輩之封還播告之修未必武夫之感泣况有七不堪  
之病力陳四宜休之言親灑昭回曲全進退懷九齡  
之扇而去有二踈之金可揮林下消搖佚八十之遺  
老榻前啟擬賴二三之大臣致此榮光集於衰朽茲  
蓋恭遇某官儲才於夾袋好賢如緇衣謂王吉本不

德林集 卷之三  
來既趨嚴召憐毛穎老而秃不可苛留全璧而歸播  
釣之賜某以大耄之聾叟為太平之幸民筆硯已焚  
衣裳亦懶懷翁子綬本無意於郡符挂弘景冠終有  
祈於堂判

致仕謝丞相

散地引年上价藩之符竹清朝優老陟奎閣之圖書  
遂孤生全璧之心皆上宰播釣之賜竊以弘景挂冠  
而去隱居華陽白傳懸車之餘醉吟洛社彼皆強健  
自請退閑用能竹帛流傳丹青模寫如某者螭頭一  
斥牛背十年迨讒舌現消已顛毛雪白菟羅首及適

逢赤舄之來器遇有加不改緇衣之好橐班驟進  
蔭未移每於恭敬早朝之間常恐隕越天威之下荷  
元台之造膝言病叟之乞骸太守懷綬而歸與未買  
臣而奚異丞相為詩以勸又踈大夫之所無然衰羸  
未易扶持加眇跛不能視履炊梁已熟戀豆自如非  
累疏籲天冀興憐於大耄是四維掃地尚得謂之全  
人方席藁以俟誅俄璽書之報可士知足知止者少  
墜諸淵而未休公成始成終之難死於門而無悔茲  
蓋伏遇某官疆四境之戎索主諸賢之夏盟謂老生  
久陪翹材館之游及晚節屢拜神武門之表昔恐謗

傷之媒孽或者矯情今無休迫而哀鳴出於真竟曲  
為之地恩等所天某敢不息交絕遊回光反照九年  
病三年艾以身事而付醫百畝田五畝桑願力耕而  
奉上

謝執政

八十老翁懷求謝事二三執政啟擬日俞佚半生紛  
擾之勞由一元亭毒之妙竊以景仁告老為新法之  
紛更求叔歸田以後生之描畫皆緣齟齬始決退休  
如某者本軋道故家忝端平朝士中罹毀辱晚際亨  
嘉受聖君賢相之異知諫行言聽與諸老先生而並

進志合道同了無纖芥之嫌實迫桑榆之景歆潤色  
則江淹之才已盡持議論則師丹之性多忘自覺瘡  
殘難貪華近力辭曳履依然疾疢之乘衰獨有挂冠  
或可須臾而無死雖玉座照知其懷款亦黃扉委曲  
以開陳茲蓋伏遇某官主多士之齊盟壽本朝之元  
氣昔陪成周太常伯嘗尾英躔今念元和一漁翁曲  
全晚節許刊官簿進直寶儲某敢不懺悔昨非研尋  
舊學膏肓泉石敢自附於幽人臨履淵冰庶知免夫  
小子

與馬中書

臣罪多矣初服之反已遲王言大哉華袞之褒溢美  
外觀多以為過內省恍然若驚亦既欽承敢忘私謝  
竊以遷史退狗財徇名之士聃書貴知止知足之人  
呂黎序揚侯之歸宛如圖畫坡老賀歐公之去方之  
聖賢必有若人乃當此作如某者童而承學老未捐  
書當世大宗師嘗聞餘論諸方善知識亦頗遍參遭  
遇休明周旋華近大不能陪輔朝廷之遺忘小不能  
粉飾臺閣之典章方席前宣室之時入對屢承於顧  
問及扇賜曲江之際外遷未忍於棄捐豈不慕君自  
傷垂耄雅志懸安車於田里優恩陟寶度於雲霄夫

何槃澗之遐蹤尚賚涌泉之傑思茲蓋伏遇某官氣  
稟芝山筆峰之秀文在槃洲野處之間雖車笠之勢  
已分然膠漆之情不解僕名浮於實已安難窠老翁  
之棲公擬非其倫恐累鳳閣舍人之筆流傳寔廣蹶  
踏靡安某雖甚疲瘵猶思強矯節巾待盡今不復彈  
代之冠扶杖願觀尚書聽後元之詔

回林中書

老人星移疏求謝事聖恩天大詔許明農掩生平瓦  
毀之羞繇名勝玉成之力伏念某生髮未燥努力自  
鞭為小文章參大知識靈均憔悴惜往日款緒風天



王聖明迴末光照薄暮詞臣當如原父而居慙思溢  
講師當如晦叔而自覺語繁久據要津大防言路雖  
御手調羹龍巾拭吐忝儒臣之至榮然女愛極席男  
歡畢輪亦古人之深戒力辭禁甬歸葦隱棲身已投  
閑病猶不怨迴骸起死別無舐鼎之丹方怛化貪生  
獨有挂冠之一着此特出檀公之下計安敢希踈傳  
之遺風盖茲伏遇某官心傳諸佛光明之燈手提千  
古文字之印當舍人判鳳閣之始嘗綴清華念廷尉  
張爵羅之餘曲相煖熱公殆以文為戲者吾愧無德  
以堪之某敢不佩服味言堅凝晚節可止則止願學

聖丘之時求仁得仁誰曰首陽之怨

謝廟堂

轉正議大夫

周二大老值我王之作興漢一秃翁非若人之倫擬  
費上宰將明之力為陳人稀濶之榮控免弗俞對揚  
有覲伏念某承軋道故家之緒受穆陵國士之知每  
停箸而觀其文雖壞麻不加之罪其如衆女謹詠群  
兒謗傷十年不齒於縉紳已盟泉石一旦邁歸於袞  
繡首下弓旌載臚孫子以輜車起甕浮屠於高座遂  
繇閑散復侍禁嚴素衣化京洛之風塵華髮迫崦嵫  
之暮景不敢尸喉舌之任遂騰乞骸骨之章內府賜

後村集 卷之三  
金都門供帳帝作歌待忠嘉之告相為詩有名節之  
褒雍容挂冠終始全璧詎意鶴歸沙苑龍去鼎湖今  
上勃興善繼先皇之志普天同慶孰知遺老之悲茲  
霈洪恩亦霑黃耆茲蓋伏遇某官藏補天之妙用擅  
夾日之元勛弘濟多艱雖百官之總已光輔初政恐  
一夫之向隅顧如衰殘亦忝優渥某自傷耄耋莫報  
涓塵寤寐獨言在澗槃而甚適栖遲可樂豈門戟之  
敢施

賀賈丞相拜太師

宣制九宸冠階一品受先皇帝艱大之託勩相我家  
當新天子清明之初維師尚父式是百辟格于旻天  
竊以累聖相承名臣輩出潞國我朝之衛武侯褒宗於  
還洛之時越王烈祖之甘盤登拜於歸鄣之後未有  
勲書盟府身處頭廳無官可酬委國以聽槐位極維  
桓之峻笋班歌絕席之榮自有生民以來無若今日  
之懿恭惟某官興王之佐振古之豪經營四方盡力  
鞠躬張皇六師執訊獲醜齧極再奠狼煙一清像畫  
雲臺令漢家九鼎之重手扶日轂措天下泰山之安  
昔茂弘嘆丘墟百年孔明歆官府一體彼徒懷於此  
志公允踐於斯言掀翻窟月之妖墓懲劓吠江之狂

猗重莫重於受遺定策難莫難於送往事居方襄城  
野與驂御而問塗獨山陵使雖風雨而攀駕卓哉此  
舉前者所無神禹獻祥兆域居然協吉靈胥受職波  
濤伏而不驚然後歸衮于京反虞於廟伊尹進今王  
新厥德之戒作商阿衡公旦有人臣不能為之功位  
周冢宰某乞骸田里掃跡市朝永為耦耕之老農莫  
尾翹材之賀客幸生太平世聳聞渭叟之鷹揚雖後  
逍遙遊不覺鴻濛之爵躍徒勤善頌未易名言

賀賈太師再相

大號渙揚元勛復相春秋一字蓋深嘉季反之來如  
父兄百官孰不喜傳巖之爰立維今之盛振古所無  
竊以功名之際極難明良之合尤罕萊國決親征計  
尚懼小人孤注之讒韓公有定策功晚動老圃寒花  
之感此故老元臣所未免惟聖君賢相則不然上下  
交孚始終圖任恭惟某官孤忠貫日隻手擎天夫子  
復生微仲其左社矣先皇獨斷歸公以衮衣兮雖邊  
塵肅清然衆獎膠鞮事方行人不便誰明范老之心  
恩已出怨誰歸每誦沂公之語屬倉猝抱遺弓之痛  
越拘寧扈靈駕之行既服勤陵下而返虞即頓首宸  
前而復辟潛解虞卿之印徑登鷓夷之舟方玉几初

後村集 卷之三  
憑群公皆聽命然金滕未啟冲人弗及知昭回千百  
字之挽留貴近六七公之諭勉及還別墅乃築新堤  
昔孟子將去齊亦出晝三宿今周公不之魯其相王  
萬年唯諾一堂芬芳千載某平頭八秩拭目三麻間  
勇去則眉攢杜陵老之愁覩登庸則心動石徂徠之  
喜念通來世化為雀尚欲銜環景迫旋期退下驢豈  
堪推磨達函借甚覆瓿置之

賀太師平章

宣布制麻褒宗英袞倦台鼎而辭富貴紫巖奉母之  
至情冠師垣而拜辨章潞國顯朝之曠典甚盛茂加

此矣孰若親見之哉竊以安危繫宰輔之一身忠孝  
觀臣子之大節雖颺回霧掃獨高齋再奠之功然晏  
罷蚤朝稍廢雞初鳴之間此容堂所以固請而當宁  
為之曲從眷禮一新古今鮮儼昔越王有初潛之舊  
乃涉上公孔山加重事之名纒班亞傳維咸溥之異  
數與元祐而匹休共惟某官棟厦傑材擎天老手回  
紇捨兵下拜果令公來晉人長衣清談有夷吾在先  
皇帝寄以大事今天子學而後臣開拓趙張保一隅  
之規采用韓范禦二虜之策屏群陰於散地聚衆芳  
於本朝洛黨蜀黨分朋賴有溫公之翕受官中府中

一體皆服孔明之至公依時而出思堂待旦而趨漏  
院坐妨扇枕祈鮮葱珩無官可酬爰峻久虛之位有  
謀則就所謂不召之臣漢百參可無堯一變而足縉  
紳韋布之相慶丹青竹帛所未聞某今為版籍之民  
昔忝翹材之客充仲子之甥操寧復慕於紛華間尚  
父之鷹揚不自知其鳴躍

又別幅

比者伏審揚廷敷播正位辨章韓王開國元功絕席  
淳化之世潞公累朝大老禪冠元祐之初或已去闕  
廷或時游廓函至若賜以湖山一曲依然泰階六符

豈非為人臣不能為之勛勞是以有生民所未有之  
恩禮觀奎文之屢灑見旒卷之愈濃帝賚傳說以輔  
台父兄百官咸聽天生季晟非為朕社稷萬人再安  
出則陳伊訓以告嗣王入則服菜衣以娛慈母瘠吾  
而肥天下上每敬於輒言存我以厚蒼生公母親於  
細務澤侔禹稷壽等松喬某幸以餘齡觀茲曠典冥  
搜儼語擬獻主書念當世操觚之人皆我公夾袋之  
客莫不鳴岐山鳳之味得無包遠東豕之羞然而思不  
敢忘禮不容廢敬勒惡札綴小啟申獻

進國伯謝平章

上公顯相方徹俎以分膳一老明農亦出綸而進爵  
晚景竊躬圭之寵秋毫皆英表之恩取數過多修辭  
摧謝伏念某初無能解稍習藝文先人識北平王曠  
世之遇賤子為東閣客有年于茲久遭盲宰相之嗔  
誰起甕浮圖之廢穆陵更化國老憐才昔百賦千詩  
蓋自有於定價今三麻九制可獨行於中朝始以文  
古宜為誥而留終以髮禿不中書而去弘景之冠已  
挂蘭卿之壁猶全屬者上御大昕躬臨元祀周公率  
洛邑之祭曲盡肅雍史談當漢家之封自傷留滯顧  
草野尚叨於加地由廟堂不使之向隅茲蓋伏遇某

官秉持軍國之重權綜理祀戎之大事誕敷霈澤蹕  
臨丹鳳之門加惠耄臣詔下白駒之谷終慙朽質每  
費洪鈞某敢不抑抑威儀兢兢臨履永塵三百濫增  
書社之封椿歲八千徒祝翹材之壽

除龍學謝平章

河出圖洛出書開萬古珍符之秘祖有功宗有德嚴  
兩朝奎壁之藏曾是謏儒畀之穹職伏念某曩持鈔  
槩密侍璫旒雖蒙分蓮炬之光不過依蒨蘆之樣及  
夫規恢天廣號令颺馳璽書至而寶融臣羽檄傳而  
曹擘走聽山東詔瘞老孰不願觀讀奉天書武夫至



御和集 卷三十一  
於感泣古有此作僕非其倫自覺技窮力求身退幸  
先皇之右文禮士而我公之內恕及人為之解條許  
以還笏詎意瓦樞之朴拙尚塵奎畫之昭回生未忘  
拱北之心沒可揭征西之表卓哉知己何以報公茲  
蓋伏遇某官衛社元勳爽邦哲輔幹帝杓扶日轂玉  
座遂安提天綱頓地絃鐵山亦碎吹噓暖律披拂寒  
亥某敢不永懷漂絮之仁思報翳桑之惠陪正觀諸  
學士躡處清華數元和一漁翁自嗟遲暮

謝宰執

漢閣藏書莫重祖宗之訓周家養老不遺壽考之人  
忝昭代之褒崇拊餘生而感慨伏念某幼嘗濡染壯  
益研尋以小家數之文當大典冊之任始自比追風  
之驟歷足塊輕文乃如上水之舡撐篙力竭而况英  
豪崛起事會方來鑄印以拜侯王馳書以安反側自  
敬輿文饒之不作有畢誠封教之所難驢技已窮鼠  
腹亦滿嘗密禱憐才之相不願為識字之人客候病  
軀爰立戶外之屨天奪書眼長拋墻角之檠厥今聖  
賢相逢文物師古朋來俊乂博選逸遺以簡蔚而思  
仲舒嘗辱唐家之掌制及老禿而踈毛穎豈若秦人  
之少息踐坡公歆歷之官冠明逸携登之閣雖奎畫

後村集 卷三十三  
昭回於雲漢實化鈞啟擬於廟堂茲蓋伏遇某官擅  
厦明師棟梁碩輔昔傳說築野帝嘗審象以求賢今  
揚綰當朝士有減駟而撤樂遂令踈迹亦玷凝嚴某  
生叔季而論文獨夫子之知我齒衰才盡恩重命輕  
老去圖書竊笑太玄之投閣儻來軒冕羞為小草之  
出山敬以中冊陳之副墨

馬同知碩輔下云昔羽翼成矣史稱商嶺之從  
游今股肱良哉書述虞廷之賡載

常參政某官下云道倡諸儒德尊一代乃知朕  
心朕德見君臣之相須予欲汝翼汝為賴擗諧

之宣力

謝馮給事

仲舒文宜為誥允謂簡嚴毛穎老不中書詎堪拂拭  
溫厚見王者之志踈遠極儒臣之榮琅然古音入於  
俚耳恭惟某官生了翁遺直之里有冕仲倫魁之風  
晉長冬卿超遷夕拜勁節見於論諫斜封畏其塗歸  
百篇丹青必本宣公之仁義萬事塵土獨留忠惠之  
功名尚憐野老之衰陳因代王言而獎節退而儕於  
屢氓之列引而進之閣老之間某敢不函示雲來襲  
藏巾笥錄開元朝報豈如昭代之親逢覽正觀勅書

尚使後人之感慨

謝盧中書

大夫謝事都忘前供奉之銜內史贊書迺出吾故人  
之筆喜而溢美榮不蓋慙恭惟某官望重一時神交  
千載居三君八俊名勝之列仙舟同登及群公先正  
凋謝以來靈光獨在因聖上有河圖之授進耄夫於  
閣老之聯朝野傳觀縉紳歆羨某敢不勤拳告廟巾  
襲藏家當代詞臣咸嘆嗟無於此作異時襍帖將有感  
於斯文

荅陳尚書

身如退鷁久矣早飛班進老龍出於親擢非煖律為  
之一扇則寒灰何以復然共惟某官以仁義教王有  
謀猷告后昔揮毫鰲禁蓋嘗聞儀鳳之鳴今采藥鹿  
門豈敢當卧龍之拜其登臺省也袞袞及在鄉黨則  
恂恂謂顏齡尚忝於除書雖散地亦垂於慶問書藥  
久棄安能如子政之然藜酒戶稍增所願陪孟公而  
投轄

後村集卷之三十三

後村集卷之三十四

啟

太夫人生日回張守 丁酉

累世通家晚竊左符之庇小人有母適當初度之辰  
 辱熊軾之臨門驚驪珠之出袖鏗錡古調獎飾衰宗  
 恭惟某官才擅風騷治先教化謂錫類乃邦君之盛  
 舉而榮親亦人子之至情竹裏行厨非兒童之慣見  
 花間艷曲俄士女之競傳居然改千里之觀瞻何止  
 示一門之光寵某方遵慈訓共歸綿上之耕第愧但  
 音莫和鄂中之倡

又戊戌

蒼顏華髮屬親闈喜惧之季白雪陽春辱地主寵嘉  
之語家庭動色州里傳誇恭惟某官治行著聞文辭  
軼出每篤賢心之禮尤推老心之心依滕文公而為  
氓得其栖托念頡封人之有母厚矣撫存揮掃雅詞  
光華誕節乃若盛儀之過腆揆於愚分而未安竊師  
舍熊取魚之言併援受羹反錦之義固慙方命必諒  
由衷被之絃歌雖乏家姬之唱寫諸琬琰永為樂府  
之傳

袁州回通判壽詩

出守一麾無復青綾之夢揆予初度辱貽黃絹之辭  
恭惟某官善與人交譽猶吾味爰有壽域之祝用為  
枯槁之華某千里顧雲兼旬動雨目斷庭闈之定省  
耳聞田里之歡愁方切隱憂敢當善頌男子生桑弧  
蓬矢自笑早衰美人贈錦段琅玕詐容虛受

宜春方宰壽詩

華髮陳人不記始生之日色絲幼婦忽貽絕妙之辭  
恭惟某官誼篤同寅情忘泛愛贈以柏梁之作祝其  
樛櫟之丰設蓬矢以懸門愧非盛壯卷錦鯨而還客  
心始和平

張守

退士無聞已具禿翁之態賢侯念舊忽貽幼婦之詞  
禮越等夷光生寂寞恭惟某官蟠肖萬卷落筆千言  
畫隼朱轡雖深居於鈴閣桑弧蓬矢猶下軫於茅簷  
錫寡和之名章貴早衰之陋質傳夸同志永為墨客  
之榮悞恨貧家未有雪兒之唱

方蒙仲

天生我辰安在自憐半世之窮歲既晏孰華予獨荷  
故人之意過形絕唱俯逮衰蹤恭惟某人交誼歲寒  
毫端春麗朱絃綠綺無胡部之哇淫黃絹色絲有漢  
人之風骨念茲初度遺以好歌雖家乏春鶯能轉繞  
梁之調然門堪羅雀足華環堵之居矧垂盛禮之匪  
頌尤極懦衷之感慨所為摧謝悉佇晤言

王實之

青雲失脚惟招逐客之魂白雪新腔忽枉謫仙之作  
夫何衰颯獲此瑰奇恭惟某官吾道宗盟斯文元氣  
批龍麟探龍頷蓋嘗犯明主之顏料席頭編席鬚每  
欲唾貴臣之面雖忘情於當世尚興念於故人贈我  
好歌華其初度覺樽罍之動色頽孤矢而有光誦烏  
石崗邊之詩幸相尋於此日陪天津橋上之集尚無



後村集 卷之三 三  
棄於異時

方德潤右史

流季晬晚和南山種豆之歌妙語吹噓出西掖判花  
之手里門傳誦泉石生光恭惟某官今之名流古之  
遺直上坡建白可居慶曆四諫官之間後省留黃不  
在熙寧三舍人之下棄美官如敝籥等外物於浮雲  
獨君父之寸心與朋友之一念綢繆愈篤造次不忘  
以憐掃軌之餘適屆懸弧之旦管仲鮑叔蚤已論交  
老子韓非晚仍同傳欲其久活獎以名言至於臺餽  
之過豐甚矣村居之改觀某敢不呼童烹鴈携酒與  
魚慶老禪之檀栾約親朋而破費人生之樂孰與以  
多誦烏石崗邊之詩幸相尋於此日陪天津橋畔之  
集尚勿棄於異時

張使君

蓬矢六懸自歎栖遲之跡草廬三頌辱貽幼眇之音  
異哉以甕牖圭竇之人得以於蓬萊道山之彥恭惟  
某官毫端泉湧胸次冰清鯨吞鼇作之文豈惟一集  
鳳髓龍筋之判動輒千言頌如下客之始生亦被賢  
侯之雅製玉盤洗金鞍簇旣勞動於行厨銀筆述雪  
兒歌復流傳於樂府殆似奏韶鈞以破蟋蟀又如列

後村集 卷三十四  
鍾鼓以享鷄鶴邦域爭誇林泉改現某心雖絕感顏  
不勝慙平子錯刀莫報美人之贈鄴侯牙軸永為來  
裔之藏

顧知縣

掃軌摧藏不記始生之日扣門剝啄忽貽寡和之章  
青眼未忘白頭增氣茲蓋其官誼堅金石文叶咸韶  
念三仕三已之餘不能枉道謂一貴一賤之際乃驗  
交情陳羹錦於篚籩傾瓊瑰於懷袖煌煌織翠之段  
非野老之敢啣纍纍貫珠之歌之雪兒之能唱所為  
摧謝未可立談

成丞

退士杜門無復男子桑弧之志故人馳驛忽貽外孫  
蘼白之辭盛意殷勤衰蹤榮耀伏惟某官深懷和璧  
早擅蜀珍卿雲黼黻之文裛推藻麗陳雷膠漆之義  
一洗炎涼鏘然宮羽之在縣爛若玄黃之實篚欲拜  
大惠似傷小廉惧鯨錦之不祥卷而還客驪珠之無  
價珪以藏家

戊申生日

王權郡

累臣初度誦楚客之大招野老幽棲屈嚴公之小隊

後本集 卷三十四  
紛瓊瑤之委貺殷金石之有聲恭惟某官南朝文章  
之家西京循良之吏謂一鄉必有善士可廣見聞謂  
諸侯不臣寓公尤加禮敬特製陽春之曲俾華晚暮  
之年蓬矢以射四方自嗟老矣單匱而藏十襲其永  
寶之

徐國錄

吾衰也久矣拊初度而自驚歲晏孰華予獨交情之  
未厭特紆麗藻以飾朽株恭惟某官思欲凌雲文如  
翻水謂故舊苟無大故胡忍棄遺念老婆非復少年  
強為塗抹所慚醜質不稱好辭文一字絹一縑莫爾  
珍貲匱十重巾十襲第謹寶藏

王教授

老將知耄及者今非盛壯之時生乎後吾師之古有  
忘年之契爛然文錦賁以緼袍某官筆如有神文不  
加點月一箱日十紙垂髫已著於雋聲朝百賦暮千  
詩刻燭了無於滯思不靳賸殘之膏馥以華晚晚之  
年齡蓬矢桑弧豈復忘男子之事燈花簷雨尚能續  
廣文之歌

林知縣

霜侵兩鬢何必然內史之灰塵滿左孤忽辱飛玉喬

之烏贈驪珠之無價覺蝸舍之有光某官孔門言語  
政事之科漢京文學法理之吏暫收朝蹟種安仁桃  
李之陰博采鄉評碩仲蔚蓬蒿之宅不鄙老生之陳  
腐特貽樂府之清新桑榆之年陶寫固煩於絲竹木  
瓜之贈報鼎愧乏於瓊瑤

見任官

慕景閉關都忘初度夜光滿軸可謂暗投夫何大夫  
之賢不棄老夫之耄某官嚴華鮮儂才氣軼群大而  
發為犀角象齒之文小而見於龍筋鳳髓之判不鄙  
夷於衰朽俾沾巧於賸殘喜象罔之得珠無因而至懼  
匹夫之懷璧敢奉以歸

諸士友

老將耄及不復有於壯圖予與人歆愧莫追於絕陽  
瓊瑰無價孤矢有光某人思如湧泉筆可扛鼎曼擊  
搏拊所以作止嘻笑駑罵皆成文章念其晚晚之光  
陰被以賸殘之膏馥君有青精飯願聞拾瑤艸之期  
僕無明月珠何以報襜褕之贈

方教蒙仲

老色上面空漸孤矢之垂大音希嚴忽聽韶箴之奏  
燁然藻麗賁以衰遲某官胸次冰清毫端泉湧雖多

識王翰李邕知名之士然尚記孔融禰衡忘年之交  
特製新腔遂成故事老夫耄矣無能為也莫少稱於  
衮褒美人贈我何以報之第謹藏於巾襲

卓教授得吉

老夫耄矣與時好而背馳士者笑之獨鄉情之未棄  
鏗韶鈞之入聽覺孤矢之有光某人文選青錢名標  
黃甲舉幡而集闕下不亦壯哉衣錦而還故鄉可謂  
榮矣尚且念陳人之華髮按曲子之新腔僕匪郢人  
愧莫和陽春之唱君如許劭得無累月旦之評既錄  
副以深藏聊搜枯而摧謝

卓知縣得慶

上同某官通德名流集英前列屬者入平津之閣嘗  
有裏言去而登單父之臺欲彈古調不鄙陳人之華  
髮特貽曲子之新腔

卓特魁

上同卓某官胸中之書卷五車筆下之詞源萬斛知  
名六館學者未能或先奉對丹墀天子擢為第一然  
且不鄙陳人之華髮 下同

黃縣丞龍應

知者希則我貴矣何妨世議之不容歲既晏孰華予

後村集 卷之四  
今獨有鄉情之未棄。紛瓊瑤之委貺。覺孤矢之有先。  
某官貴名若揭日而行。詞源不擇地而出。盍陪時彥。  
來讀黃香東觀之書。寧詣天官去拂崔丞藍田之記。  
不鄙老生之陳腐。特貽傑作之清新。僕匪郢人。下同  
壬子生日

張守秘丞

孤臣放逐尋童子之舊遊。太守仁賢記靈均之初度。  
茲惟異春。匪曰常彛。當煬者爭灶舍者爭席之時。辱  
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禮。里閭創見邦域傳誇。卻之  
不恭。有塵塵民之分。守周之可受。况地主之匪盼。心  
之感藏。面以控叙。

徐國錄

逐客罪深無復蒞播紳之列。故人情厚尚未忘孤矢  
之朝。妙語過褒。衰顏有覲。恭惟某官擅班揚之筆。篤  
管鮑之情。吾立子名不磨。若辨誣而作者。子與人歌  
而善。遂倚聲而和之。極郢客之揄揚。借纍之光寵。為  
劉君壽。未免費於昌黎。懷南豐香真不慙於無已。

王教授庚

養親不洎。豈勝年運而往之悲。越邑相存。足見歲寒  
後凋之誼。寵嘉至矣。衰暮慙然。恭惟某官交道素隆。



詞鋒充雋昔鄙老客寒無檀之際嘗忝過從今翟公  
門可張羅之時猶相記憶加惠始生之日遠貽絕妙  
之詞雖貧家素乏於雪兒不能巧囀然同社豈無於  
墨客可共賞音佩德彌深含毫莫寫

方貢士汝一

老夫無能而耄矣已混泥塗鄉人之善者好之過相  
粉黛自慙晚謬將累旦評恭惟某人文律素高交情  
充篤衆方奮逢蒙之勇競欲闕弓君獨哀子厚之窮  
不忍下石悅夜光之投贈覺暮景之光華縱有紫金  
丹豈能延於衰老况無青玉案何以報於美人承此  
銘藏未易傾寫

方監元寔孫

耄矣無能為不記男子桑弧之日愛之忘其醜忽貽  
外孫蓬白之辭自愧衰頽詎堪獎飾恭惟某人交誼  
堅乎金石文律合乎韶鈞謂子美往時文采固嘗動  
乎人主念靈均歲晏憔悴不見知乎國人發蒙叟之  
微談華充翁之晚節種大樗於寂寞之野僕願保於  
天年折丹桂於廣寒之宮君即魁於仙籍聊持善頌  
以答味言

癸丑生日

張秘丞

伏承貽翰俯記懸孤僕迫蒲柳先零之秋自憐莫景  
公臨桑梓必敬之地尤禮高年闔郡傳夸聚宗榮耀  
恭惟某官麟獲泰時鳳翔高岡貞觀學士登瀛州才  
名不忝西京循吏安渤海治行最優每記受塵眈之  
微嘗在同舍卽之列而况古者之義不臣寓公故人  
之情頗哀老子因其初度借以餘光龜腸驟飲於八  
珍鼠量豈勝於一石俎豆之意甚寵囊壺之嘲是慙  
某稽首登嘉盈襟堆感雖無芹子效野老之獻勲惟  
有瓣香祝使君而回向

張倅

病叟歸田不記劬勞之旦故人監郡忽貽要眇之音  
托之新腔華以暮齒恭惟某官風韶濯濯之柳舞章藹  
藹之雲同時宰中牟宰密縣之流競着鞭而速化歲晚  
相江都相膠西而去獨佩玉而徐行挺然松栢後彫之  
姿念茲蒲柳先零之質特絃廟瑟加賁門孤分風月之  
笑談起烟霞之痼疾樂府有將雛鳳真堪補舊譜之遺  
貧家無噍春鶯竟虛辱詞人之惠欲伸銘激不覺嘖嘖

又

逖諫居里畏旤杜門塵滿左孤不復射四方之志位居半刺

後村集 卷三  
猶記受一塵之眊餽問優隆傳聞夸羨恭惟某官篤金  
閨之事契假茅舍之寵光我有嘉賓而鼓簧既倚聲  
而度曲吾哀王孫而進食復作禮而加籩彘受兩難  
感慚百倍孟子有熊魚之喻不得而兼楚人於羹錦之  
間蓋知所擇已拜餽牽於牧者輒歸筐實於帑人

徐國錄

人無百年詐作鐵門關之計詩有六義忽聆朱絃瑟  
之音自憐槁項黃馘之餘猥辱錦心綉口之作伏惟  
某官讀書之眼如月作賦之聲摩空卓陳琳檄書何  
足煩於記室給相如筆札會有誦於子虛云何當代  
臺閣之流未忘一生江海之客方舉世攻其僻學目  
以荆舒乃執事念其頽齡擬之揚范恐彼愛憎之論  
惟公嗜好之殊披襟而當既非所安卷錦而還則又  
不敢愛玉體享黃髮期共保於交盟贈錯刀報英瑤  
愧莫覓於珍貺

李國正

使絳老年已侵尋於暮境為劉君壽延破費於故人  
樂章被之絃歌臺餽旅於籩豆久要無間初度有光  
恭惟某官蟠苦縣之僊根孕長庚之秀氣諸生矜式  
嘗重席於西雍丞相挽留徑拂衣於東閣雖分風月

不改歲寒招楚老之纍魂製郢人之絕唱散花而問  
摩詰舉籠而餉右軍辱高誼之記存慰頽齡之落寞  
青藜紅藥俱回施於君侯朝茵靈椿一委心於造化  
輒抒枯思少荅珍投

方北倅

揆予初度自厭餘生凡我同盟未忘舊好驟拜秋月  
華星之貺大為寒灰槁木之榮恭惟某官鄉推跨竈  
之評家擅凌雲之賦唐京兆少尹寢階梯於顯官漢  
博士議郎每位置於名輩交情不以寒暑燥濕而變  
興念及於寬間寂寞之濱新腔付之歌兒珍餉霑於

坐客惠而好我愧明珠之暗投何以報君借辦香而  
回向

方制幹

大患為吾有身未能逃於世經皇覽揆予初度獨見  
厚於騷人妙語過情頽齡生氣伏惟某官沕九淵而  
奮螭翔千仞而覽輝李邕識面王翰卜鄰咸羨中書  
堂之落筆力士脫鞵貴妃捧硯宜趁金臺殿以揮毫  
尚俯為泛紅之賓且回頽垂白之叟聞絳縣泥塗之  
辱招湘濱鷓鴣之魂豈非高情欲激媮俗韓公嘆初  
節晚節凜若淵冰莊生謂大年小年猶之椿菌聊爾

善頌且發鄙懷

方貢士

僕田舍漢淺膚慚星歷之書君儒家流博洽通支干  
之說傑思汪洋而無汰殘年潦倒而有光伏惟某人  
舒海素深植瀾尤闊其論著沉涵於前輩以棄餘沾  
丐於陳人辰乎辰乎故競辰已蹉跎於壯歲水哉水  
哉何取水欲挈致於清波追作者之雄渾慰以翁之  
諾冥扁舟去滄海聊寄餘生乘槎問明河謹當田施

韓孔惠

懸蓬矢六慨壯志之消磨倡朱瑟三喜古音之清越  
春葩粲發暮景光華伏惟某人著月旦之評挺歲寒  
之操僕昔作咸陽之逐客畔去者多君獨憐楚澤之  
纍臣追隨不舍每值始生之旦必貽寡和之音俗薄  
交媮深愧緜袍故人之意齒衰才盡莫與黃絹幼婦  
之詞

甲寅生日

權郡黃倅

祠官冰冷方屏伏於故栖地主春溫廼寵嘉其初度  
拊存良厚衰颯有光某自揆退閑實難辭受拜魯公  
鼎內已負大馬見畜之慙卻孟子餽金庶免熊魚兼

取之戒

莆田黃宰

絃歌蒲耳暫煩言偃之割雞孤矢生塵辱記翟公之  
羅爵黃絹之詞尤妙緇衣之好如新某官永陽倫魁  
之家江下奇童之後謂鄉國必有善士不憚勞謙謂  
詔書每問高年尤加恩意念頽齡之晚晚借妙語以  
吹嘘某回頽殘骸仰孤盛指譬越犬吠雪烏知作者  
之工與夏蟲語冰不滿達人之笑

又

柱下史休官幸退藏於暮景縣大夫好禮首存問於  
高年自愧衰頽上煩記憶某官武城之調甚古山陰  
之譜寂優辱絳老於泥塗深懲晉鄙之失遺杜陵以  
酒肴尤來陽之賢念野叟之垂弧命帑人而實篚幾  
於寒屋何止充庖第鵲鷁之悲痛方新况熊魚之取  
捨宜辨退之羊玉川鯉安敢累君侯之清安期棗張  
公梨已足為賓客之寵區區推謝縷口費詞

葉寺丞

蓬矢四方之志久息壯圖朱絃三歎之音忽貽古調  
荷故人之繾綣增病叟之光華恭惟某官乾道相之  
聞孫高陽氏之才子當年琴調見思於羊石之民餘



後村集 卷之四  
事詩篇傳徧於雞林之賈節麾迭試翰墨自娛乃如  
槁項黃馘之夫亦辱錦心繡腸之作某自慙衰颯不  
稱獎提以殤子比老豈公雖達識使巴人和郢客僕  
則厚顏勉課陳言少冀絕倡

李國正

僕與天祿校書同譜曾分太乙之光君真開元供奉  
後身解道謫仙之語博封甚寵初度有光恭惟某官  
蟠萬卷書操五色筆登壇而執牛耳方賴主盟入官  
而妬娥眉寧無謠詠掩鼻人間之臭腐論心世外之  
英豪與念禿翁已為逋客莊生喻桂漆自伐惟櫟壽  
之偶全韓子嘆斗牛不神獨箕張而不已發藥以得  
失乘除之理慰藉其老大傷悲之懷某圭復華賤珍  
藏破篋蟪蛄朝菌豈能知大椿之年翡翠蘭若安有  
掣長鯨之力

興化張宰

閣中劉更生耄矣誤藜燈之照天上張公子燦然揮  
椽筆之辭記憶良勤衰殘有覩恭惟某官宜給漢廷  
之札暫鳴單父之琴問絳縣老人年深念泥塗之辱  
續襄陽耆舊傳頗參州里之評自製新腔以華暮景  
君不惜過情之譽人將起泛愛之譏某虛負襟期第

知中襲南有箕北有斗常歎三星之乘除愈為雲郅  
為龍安得四方而追逐輒憑惡札少荅珍投

林知錄

吾生有涯薄崦嵫之垂暮君詩多態扶雲漢而成章  
疊出清新增榮衰朽其官傳故家之緒業接前輩之  
見聞遠盜泉惡木之嫌一介有所不取傳疎影暗香  
之訣外人那得而知分騷客之棄餘為禿翁之光寵  
其卷舒圭復中襲琤藏百年如泡沫風燈詎堪把玩  
兩篇等華星秋月未易賡酬

趙司理

繫魂歲晚誰憐澤畔之吟俚耳平生不慣郢中之曲  
忽聞古調增賁顏齡某官諸王嫡孫文昌猶子汝陽  
眉宇杜陵謂之天人長吉詩歌離騷可以奴僕貽俊  
逸參軍之作為龍鍾野老之先某旼矣奚堪手之不  
釋座有飯湯餅之客莫不傳觀家無唱金縷之姪竟  
成虛辱聊抒拙惡少荅勤渠

陳巡轄德林

湘纍初度之辰淒其暮蔭郢人寡和之曲聞以妙音  
無脛而來拜手而受某官鄉國之善湖海之豪讀映  
雪書有從師取友之志袖凌雲賦非以贊為郎之人

後村集 卷之四 七  
按簫管之新腔賁桑榆之餘景靈椿八千歲頗類寓  
言錦瑟五十絃難追古調

韓孔惠斗

蒙叟稱櫟社樹以况散材荆公有桂枝香尤為絕唱  
辱君雅製華我頽齡某人無孤憤書有復志賦近觀  
所作愈薰班馬之香一與之交莫解陳雷之漆每嘆  
心期之卓絕不隨時論而轉移寓意新腔有光初度  
某自慙退惰徒有游揚內史一禿翁願僕已老大磨  
十才子非生其誰莫報珍投第勤圭復

丁縣尉南一

人生七十希已踐暮遲之境古詩三百五忽聆風雅  
之音華髮生光汗顏拜貺恭惟某官騷壇巨擘藝苑  
英髦瀏亮精微之文源流諸父嘻笑駑罵之作膾炙  
一時分張墨客之賸殘假借陳人之枯槁某僅能朗  
誦深愧暗投續禹錫前度看花之詩自嗟老矣誦令  
感何不學仙之句竊有感焉

方貢士汝則

半簪華髮都忘直斗之辰一闕清歌忽聽過雲之鄉音  
清新協律衰晚生光某人中興獻書之家淳熙聘君  
之族眼空四海何小兒之足言筆幹千鈞非曲子所

後村集卷之二十四  
能縛憐其慕蔭分以殘膏其喜甚賞音寔於還贖辱  
長吉古錦囊之作足慰衰顏無秦郎小石調之才難  
鬪絕倡

林貢士逢丁

大人男子之夢永負親劬幼婦外孫之辭深慙友誼  
燁然藻思榮甚華顛某人作賦之筆凌雲讀書之眼  
如月元方難兄季方難弟二惠齊名大陸住東小陸  
住西一門競爽尚分膏腴之殘賸似念鬚眉之老蒼  
某不記懸孤稍稽還贖山中訪陶洪景早上挂冠之  
章月下無盛小叢虛辱貫珠之曲

林省元

詩讀至蓼莪慨親劬之莫報歌聲振林木驚俚耳之  
未聞異哉老生有此竒獲某人令之重客士之譽髦  
祖孤山禰月魚早負清高之志師稼軒友笠澤居多  
豪放之言難無半面之因緣亦有殘膏之沾丐掇崑  
崙之瑤樹莫駐衰顏吹緱嶺之玉笙空傳餘響

後村集卷之三十四